

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序

顾廷龙

敦煌遗书乃中国近世所发现中古文化之宝藏，品类繁多，藏量宏富，具有极大之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，足窥我国古书之真面目。林君其铤、陈君凤金伉俪合作，既成《刘子集校》一书，驰誉中外；继而从事于敦煌遗书《刘子》资料之搜集整理，辑录成残卷六种，其中一种，系傅沅叔丈（增湘）据刘希亮影写唐卷子本《刘子》之校本，为《敦煌遗书总目》所未经著录，并加标点校订，题曰《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》，商由上海书店景印问世，对学术研究有深远意义。

《刘子》一书，著于《隋志》，而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、释道宣《广弘明集》、唐太宗《帝范》、武后《臣轨》、释道世《法苑珠林》、释湛然《辅行记》，多数征引，是必盛行于隋唐。观于敦煌写本之多，足证当时流传之广，习者之众。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（此目撰于日本宽平年代，相当于我国唐昭宗之世）杂家类有：“刘子十、刘子三、刘子五”之著录，可知其至迟在晚唐即已传入日本，且传本有三种之多。盖此书在隋唐时流传已广，究其原因，在于思想之通达，文字之流畅。吾友王有三君（重民）尝云：《刘子》是总结了古代诸子的学术和思想来用古说今，对当时社会来说，是有一些现实意义的理论著作。

《刘子》作者为谁？《隋志》仅书“梁有”，而未题作者，

《唐志》始著录“刘子十卷，刘勰撰。”唐释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亦有：“刘勰，梁朝时才名之士也；著书四卷，名《刘子》”之记载；今在敦煌遗书《随身宝》钞本中，均有“离骚经屈原注，流子刘协注”之著录；伯三六三六卷中“九流”条下，著有《刘子》第五十五《九流篇》，并注：“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。”足证唐人称为《流子》者，即今之《刘子》也。有三亦云：“《流子》就是《刘子》；刘协当即刘勰。两《唐志》并著录《刘子》十卷，刘勰撰，到今天还在流传。”因就今日可见唐人著录，皆以为《刘子》刘勰著，此我国历史记载已甚明确。又日本《新雕刘子》五卷，为日本宝历八年（相当我国清乾隆二十三年）刊本，所据为日本应永（相当我国明洪武年间）写本，亦明题“梁刘勰著”。首有播磨清绚、平安咸愿，末有城南滕璋等序跋，悉称：《刘子》刘勰所作。可见海外流传，不仅亦已久远，而作者谁属亦甚明确。其铤、凤金辑《刘子》敦煌本影印传播，将供研究《刘子》作者及版本问题者，释疑解惑之良助。

敦煌遗书残卷六种，及著录资料五种，写本年代始自隋朝迄于五代，其中多存六朝古字，唐写别体，书法之工整者，秀丽多姿，犹具褚薛之风韵。亦可供从事楷法者之借鉴。

其铤、凤金努力于古籍整理之业，孜孜不倦，每承枉顾，颇闻校读所得，益我良多。今敦煌本《刘子》辑录成书，行将出版，忘其荒芜，而乐为之序。

一九八八年一月 顾廷龙时年八十有五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图书馆